大量冰毒要从深圳偷入温岭！
缉毒警和毒贩
长途大巴上暗战一天一夜

记者 杨丽 通讯员 李雪莹 陆珍友 摄影 陆珍友

5月17日，台州市检察院对余某等毒贩以涉嫌贩卖毒品罪批准逮捕。

缴获冰毒9.57公斤、海洛因776.59克、大麻0.8克、麻古1.36克、涉案汽车2辆、笔记本电脑5台——这是一起公安部督办的案件，缴获毒品为台州史上之最，在全省也排在第二位。

毒品案背后，有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：毒贩带着7公斤的货，一名缉毒警察和他在同一辆大巴上度过了一天一夜。他是怎么与毒贩周旋的？前几天，我们采访了他。

为保证缉毒民警安全，我们隐去了他的姓名和职务。

余某被抓现场

缉毒警自述

我没见过他 但第一眼就觉得是他

半路上车

去年11月下旬，我和同事赶到深圳调查，得到线索，毒贩要从深圳带冰毒到温岭，量很大。

这么多毒品怎么带？飞机、火车，不可能。那么交通工具还剩下长途车，而汽车站也查得很严。

唯一的可能是，他会选择中途上车。

长途车的几条线路被私人承包，其中，有条线路是从广州到路桥，我给大巴车驾驶员打电话，说想坐车，让他告诉我班次时间。

11月27日早上，毒贩没动静，中午，我们又得到线索，说毒贩已搭上了车。

我打算追车，叫了辆停在路边的黑车，车有点破，见司机开得很慢，“我来开。”

我以前是搞刑侦的，每年差不多有9个月都在外面抓人，深圳去了很多次，路况也熟。

我打电话给驾驶员，让他在陆丰服务区等我。一小时后，我追到了服务区，大巴车停在那。

我想过，贸然上车，会令毒贩起疑。路上，我就想好了说法。上车时我跟驾驶员说：“我欠了银行的钱，身份证没法用了，坐不了飞机，老婆又快生了，急着回家……”

坐他前面？坐他后面？

我边说，边扫了一眼车厢。我一眼就看到了毒贩，虽然我没见过他，但凭第一眼感觉就是他。

他坐在司机背后第一排的上铺。我感到他投向我的目光里充满了警惕。

知道他在车上，我心里也很紧张：我不知道他身上到底有没有带货；也不知道车上有没有他的同伙；如果有，他们身上有没有带枪？

这是一辆卧铺大巴车，中间有两条过道。我上车时，车厢里还有三个空位：一个在驾驶室一侧，就在毒贩后面；另一个在中间一列，在他的斜前方；还有一个在车门一侧，靠近后面的厕所。

我选了他前面的位子，我知道，如果我坐他后面，他会警惕，觉得自己被人监视。而如果我坐在他前面，他会觉得我的一切都在他掌握中。

他盯着我看，我管自己坐下。我的包里带着iPad和笔记本电脑，我拿出iPad，iPad的边框有反光，像一面镜子，我可以用它暗中观察。

iPad里有下载了很久一直没看的电视剧，我干脆一边看，一边留心对方在干什么。

他什么也没干，就坐在那，看着我。

他铺上有两个包，鼓鼓的，里面是不是有毒品？

他盯了我一晚

我没有带任何武器，指挥部叮嘱我要注意安全，也指令我要隔一段时间，发送自己的地理位置给他们，他们要确定我没有出事。

天开始黑下来，他还是一直盯着我。

车又到了一个服务区，驾驶员说大家下来吃晚饭。他第一个下了车。他想跑？

我跟着下车，进了餐厅，他在点菜。

万一他吃饭只是幌子，吃一半跑了怎么办？

如果他只有一个人，我相信自己可以对付，但如果有同伙，就不好说了。

我走到离他远一点的位置，暗中观察，没人走向他，也没人跟他有眼神交流——我推断他是一个人，但不排除半路上有人接应。

吃过饭，他去了超市，买了一瓶水和一包地瓜干。我上车时，他已坐好，我冲他点点头，笑了笑。我继续拿出iPad，背后的那双眼睛依然紧盯不放。

车在夜色中行驶，到福建时，车上的人大多睡着了，他咬着地瓜干，喝口水，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变得十分清晰。

他不睡我也不能睡。

天空开始下雨了，气温比深圳冷多了，我只穿了件衬衫，行李还扔在宾馆，车上的被窝里，满是脚臭味，我用微信把地理位置发给后方指挥部。

我的队友能顺利赶到吗？

到底有没有货？

出问题了。驾驶员开错了路，绕了一大圈，还在原地打转。

凌晨2点多，驾驶员太累了，把车停到一个服务区，说自己要睡会儿。

大家都迷迷糊糊的，车上只有我和他是清醒的。他半躺着，眼睛却睁着，时不时瞥下四周。

说实话，大巴上的卧铺又窄又小，窝久了很不舒服。我看一会iPad，放下一会，假装睡着，一边用耳朵收集着后方他的声音，一边在想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：他包里有没有货？他有两只包，一只背包，一只手提包，都鼓鼓的。

时间滑向清晨。身后有声音传来，他下来往厕所走，我也赶紧下来，一只手拉着扶杆，一只手搭在他包上。我捏了下，软软的，毒品是粉末状，不可能这么软。货会在哪？他还有其他行李？

时间逼近6点，车到了福建与浙江交界处。

指挥部反馈说，在交界处会派车跟着，我稍微松了口气。

但意外来了，车到了苍南，驾驶员临时改变路线，直接下了高速，我们的人跟丢了……

我们的人来了

天开始亮了，大溪收费站，后面有响声，透过iPad，我看到他在收拾。

我赶紧先他一步下来，从厕所回来后，跟他点点头打招呼：“你这里下？”他看看我，也点点头，说：“大溪下”。我说我也这里下。

看来，他对我已不防备，我暗自一喜，但这还不是最后的胜利。

我很自然坐到他后面空位上。

车门打开，他拎着两只包下车，往行李厢走，拎出一只拉杆箱。

一下车，我看到了几个人站在那，在兜生意，我绕到车后，往前走，那边有我们的人在等我。

那几个黄鱼车司机，是自己人。他们迅速包围了他……

果然，拉杆箱里，装着大包大包的毒品！

拉杆箱里藏着毒品

毒贩：

这是我最害怕的一次

毒贩姓余，云南镇雄人，微信名叫“不要迷恋哥”，35岁。这次被抓前，他已坐牢两次，都与毒品有关。去年5月，刚从监狱出来。

去年8月开始，有人到台州卖冰毒和海洛因，似乎货源丰富，纯度也高，价格比人家便宜，很快打开了局面。

警方调查发现，这是一个特大贩毒团伙，涉及粤、滇、浙三地，为首的是余某和范某等，余某相当于这个贩毒链中的“总经销”，上家姓孙。余某从深圳进货后，转手给合伙人范某等，他们再批发给下家，他们约半个月进货一次，每次的量都在五六公斤。据查，冰毒每克进货30-35元，而卖到市场上起码10倍以上。

这次，是余某经手最大的一次。

前不久，在温岭市看守所，我看到了他。

记：之前已经被抓过两次了，为什么还要做这行呢？

余：这次出来，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在里面，和外面脱节了。我也努力了，但还没挣到钱，老家邻居的房子都翻新了，我家还没装修好，我是长子，想着把家也装得气派一点，想着自己要多赚钱要成功。出来后，去了玉环，在那遇到了老乡范某，说要货，我就跟在深圳的狱友孙某联系，他说他有货。就这样，我去深圳，那次我赚了点辛苦费……

记：这次路上，你有没有感到害怕？

余：害怕。每次在路上，我都怕被抓，这次特别害怕。我也想过中途下车，但我就这么走了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我也安慰自己，也许熬一下，跟上次一样没事了。